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七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 忻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令狐慕蜀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賦彙卷七十八

室宇

狹室賦

晉潘岳

歷甲第以遊觀旋陋巷而言歸伊余館之褊狹良窮敝而極微閣寥戾以互掩門崎嶇而外扉室側戶以攢楹檐接柜而交榱當祝融之御節熾朱明之隆暑沸體怒其如鑠珠汗揮其如雨若乃重陰晦冥天威震曜漢潦

沸騰叢溜奔激曰竈為之沉溺器用為之浮漂彼處貧而不怨嗟生民之攸難匪廣廈之足榮有切身之近患青陽萌而畏暑白藏兆而懼寒獨味道而不悶喟然向其時歎

狹室賦

晉庾闡

居不必陋食不求簞豈獨蓬蓽可永而隆棟招患奚必膏粱非美而飲疏以餐醪俎可以充性不極欲以析龍肝清室可以避暑不冽水而興夏寒於時融火炎炎鷄

精共耀南羲熾暑夕陽傍照爾乃登通扉闢櫺幌締幕
褰閒堂敞微颺凌閨而直激清氣乘虛以曲蕩溫房悄
淒以興涼軒檻寥豁以外朗

虛室賦

唐張說

明月牕前古樹檐邊無北堂之樽酒絕南隣之管絃理
涉虛趣心階靜緣室惟生白人則思玄厭百慮之勞止
歸一途之兀然嗟乎巧智首亂禮樂增矯名起異端利
成貪兆役二見之交戰驅五神而雜擾形何費而不衰

性何煩而不夭每竭源而追末必志多而獲少玉帳瓊
宮圖奢務豐朱門金穴恃滿矜隆榮與慾而俱盛事隨
憂而不窮陷營為之桎梏留健羨之池籠心元是幻法
本皆空莫不因無證實假異生同魚何知而樂水蛇何
意而憐風大哉默識守此玄通顧瞻天下還如夢中

宴居賦

有序

唐 魏歸仁

張校書作虛室賦以示予文旨清峻玄義深遠予味之
有感聊為宴居賦以和之其詞曰

氣序忽諸日月其除夏盡炎歇秋至涼初地僻而人物
自少庭閑乃室宇成虛寂爾無悟蕭然宴居覽賢聖於
上古窺得失於前書或智之不足或愚而有餘諒千變
而萬化尤難得而備疏若夫名因行立身由才致官要
則謗議斯起譽高必讒毀自至所以君子逃名達人避
位養性以安其體摛文以見其志且貴不如賤善亦同
惡貴則但益憂勞善乃未離貪著徒憐顛覆之禍虛纏
愛慾之縛前事既忘後車焉託儻來未足有慰或去可

以無忤固當絕於可否齊其適莫聞寵詎驚其心居陋
寧改其樂蓋老氏稱德所貴先慈孔門之道一以貫之
於常則有允出厥茲屈伸委運行用隨時既無去無取
亦何慮何思

石室賦

宋 郭祥正

端城之北徑五六里有巖室兮洞開其上則七山建斗
司天喉舌其下則淵泉不流停碧一杯寢之則肌髮冰
酌之則煩心灰四旁則石乳玲瓏中敞圓蓋窅窅萬丈

無窮其崖孰納忠兮嗟肺腑之已露孰止戈兮來兵仗
而相挨儼衛士之行列肅廷臣之序排紛披披兮蒂萼
粲樸樸兮條枚安而不可動者為梁為棟奔而不可止
者為虎為豹龜闔首兮屏息蚪奮鱗兮搏雷怪怪奇奇
兮千變萬態愈眎愈久兮恍惚驚猜何人境之附近而
仙宇之秘異如此者哉蘿捲風兮窈窕春漬風兮昭回
或命佳客或寓幽懷考二李之勁筆皆一時之遺才援
玉琴以寫詠歎夕陽之易頽方謝事以言反眷茲室以

徘徊雲歔容兮泱泱鳥送音兮悲哀況百年之將盡邈
夫萬里奚復來

是是堂賦

有序

宋晁補之

是是堂彭城劉子義仲之所作也劉子讀古人書則曰
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處今行已則欲就有道而
正焉抑荀子所謂是是非非謂之智者以名其堂而居
之而南陽晁子補之聞而疑之曰劉子果於自信果於
不信人也哉夫理無常是事無常非使天下舉以為非

而劉子獨曰是誰使取正使天下舉以為是而劉子獨
非之安得力而勝諸嘗與劉子問津於無可無不可之
塗而弭節乎兩忘之圃夫安知吾是之所在故賦其名
而連牴其義則操吾戈以伐我者遠矣其詞曰

隘區中之無觀兮邈荒忽以遠求軼太始以為元兮日
與月之幾周本獲鼎之推策兮四千歲其已多謂過此
或不遠兮世倏瞬而謂何紛蛇身與牛首兮說變化之
莫原神與民其雜糅兮或傳之於余先川東南而辰西

北兮余不知其何故懣絕維與折柱兮又孔氏所不語
莽湯革之相質兮駭一世以共疑一身吾不自識兮疇
莫覲而能知邇吾輶乎八埏兮旋吾軸乎四海斲不死
之遺氓兮稽吾聞之所在曰七聖至此而競迷兮羌誰
使之正女後飛電使衛屬兮前奔霆使抗旌王良御以
踟躕兮河鼓隱其硨磲涉橫潢而櫂淹兮借斗而轟轟
九虬蜿以承綏兮六鳳翼而繽紛載格澤而雉厲兮歟
嗟撇捩捐旬始而遺欒檜藐無朋吾孤往兮騰光景之

所經俯六合以周流兮觀一氣之所營叩溈漚之何居
兮問黔羸所休屯茫東西之無軌兮沕晝夜之無門追
汗漫而與言兮若不見而不聞將下車而從之兮則竦
身而遐征忽寐寤而莫質兮形欺魄而獨存神黜晦而
載浮兮涕淫夷而霑襟聞佺喬之達者兮將與議夫本
根靳乎保己而不失兮何足與論此之至神鵬南徙而
終息兮彼安知夫天地譬并蛙之跳黠兮吾亦安知其
孰智謂道非物之外兮盍反求諸世間判得失之兩塗

兮一智者之足明世溷濁而智鮮兮薪得鹿而國爭曰
吾不知孰是兮據有鹿而偶分待黃帝以占夢兮曠百
世而莫尋雖人跡之所至兮如窮北之衣皮聞中國之
有蟲兮咀葉飽而吐絲化草木之所染兮煥五色而陸
離所不睨而懽悅兮咸莫信而我非饗香以為朽兮視
素以為黑有迷疾而慮易兮信是者之反疾衆謂西施
美兮何高舉而深潛魚熊掌以為羞兮帶螂蛆之所甘
物各驚其所知兮孰為是而正女蹇多知而博辯兮盍

質諸魯之君子曰經禮三百兮曲禮三千非堯舜禹湯
之適兮為他道而勿傳守株以待兔兮卒不可得從女
以決疑兮而增余之惑規吾觚以轉圜兮如二兒之干
國權謀既不用兮仁義又見賊哀失時而齟齬兮改度
誠不能陳瓊茅以潔中兮愬神龜以吉占朝從而莫違
兮吾安所行女意王倪蹲循乎不知兮齧缺昧瞢於同
是違一世何不可兮山澤又多龍蛇深林杳以無人兮
雨雪雰其來加前夔魑後虎豹兮猗拂笑而施施石罇

嶸嶸以增波兮路阻難以委蛇結幽蘭以獨立兮歲
將莫而增唏懷同心之離居兮悵猶豫以狐疑必處廊
若此而後可兮雖濟百世何足以嬉譬鄙夫之硜硜兮
經溝瀆其誰與懷古人之兼善兮吾不忍抱吾之所獨
五官異用兮物各派吾之一以聞聞性兮一非有異回
車易野兮絕道九州吾既不從夫斯人兮盍反吾之初
修闔萬宇以聚閭兮載百族與並游人羣固有倫兮生
固有涯蠶桑而被兮粟以禦飢吾何以異於人兮曾跼

跂而支離伯夷死名兮盜跖死利溺者入水兮拯者亦
用以顛沛曾稽失之未暇兮羊固已遠去而千里重曰
道無封不可畔兮雖千歲由今日忘彼與是兮吾何愛
嫉乘虛無以為興兮託不得已以為鄰忘處石而出火
兮超同物而獨生

遂初堂賦

有序

宋張栻

洛陽石伯元作堂於所居之北榜曰遂初廣漢張某為
之辭曰

皇降衷於下民兮粵惟其常猗於穆而難名兮維生之
良翕衆美而具存兮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兮豈
外鑠繫中藏年華逝而寢長兮紛事物之交相非元聖
之生知兮懼日遠而日忘緣氣稟之所偏兮橫流始夫
濫觴感以動兮不止乃厥初之或戕既志帥之莫御氣
決驟以翱翔六情放而曷禦百骸弛而孰強自青陽而
逆旅暨黃髮以茫茫儻矍然於中道盍反求於厥初厥
初如何夫豈遠歟彼匍匐以向井我惻隱之拳如驗端

倪之所發識大體之權輿如塞而聽如迷而途知晚視
之匪遐乃本心之不渝嗚呼予既知其然兮予惟以遂
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兮惟不息以終之予視兮毋流
予聽兮毋從予言兮毋易予動兮以躬惟自反兮於理
茲日新兮不窮逮充實而輝光信天質之本同極神存
而過化亘萬古以常通嗚呼此義文之所謂復而顏氏
之子所以為道學之宗也歟吾友石君築室湘城伊抗
志之甚遠揭華榜以惟新命下交兮勿固演妙理以旁

陳探上古之眇微得斯說於遺經謂匪迂而匪異試隱
几而一聽然則茲其為遂初也又豈孫興公所能望洋
而瞪塵者乎

朝山堂賦

宋晁公遡

吾行半天下兮閱重岨乎西南之坤北有萬夫莫開之
劔關兮東有嶮過百牢之夔門外聯六詔作屏兮中貫
三巴而為垣梯磴鈎連莫知其際兮儼差差岨岨遠宛
延相屬而赴望兮高蔽遮乎日星臨以白帝之神秀兮

誠衆山之所尊有美一人肯顧此方兮謂柱下史之耳
孫高四海以視營兮時樹羽江濱屹三峽之鎮其穹然
兮翼山四面而駿奔啓物色分留之秘兮欣所遇之畢
陳擇勝會以還縹緲之飛觀兮廩老氣九州之傾觀萬
川猶知宗海兮雖九土莫得而堙則羣峰之起伏繚延
兮至是而亦必有所臣矣奚興感於此義兮蹇顏堂而
正名憎負固之非無意兮髮有時或上衝乎冠巾惟漢
中興已受天命兮而成家乃欲爭帝而亡新吾直欲鏟

赤甲白鹽之疊嶂兮洗蒼藤翠木之幽昏恐此復其偶
然兮綢繆牖戶以逆消侮予之下民謹五更之鼓角兮
聲悲壯印殘夜之山月兮樓空明諒身雖去國萬里兮
心未嘗一日忘君嗟乎名堂之意高矣為慨然而賦之
尚庶幾起九原於東屯瀼西之詩人也

壓波堂賦

宋 楊萬里

陳晞顏作堂洮湖之上榜以壓波命其友誠齋野客廬
陵楊某賦之其辭曰

敦復先生宅於洮湖曰與湖而居猶以湖為踈乃堂其
涯去湖寸餘蓋城虎牢以逼鄭晉退三舍而子玉不止
者歟一夕波歇鏡底生月忽失洮湖之所在但見萬頃
之平雪先生欣然曰吾又將載吾堂於扁舟對越江妃
之貝闕我芟我裳我葛我巾筆牀茶竈瓦盆藤尊左簡
齋之詩右退之之文舟人之櫂一從而先生飄然若秋
空之孤雲矣先生方獨酌濁酒悲吟苦語攬鬢莖之霜
搜象外之句管城子楮先生環而攻之麾之未去也有

風颯如有瀾熒如舟人曰浪將作矣夫子其歸乎先生
未及荅而小波屋如大波山如龜魚陸梁蛟龍睚眦馮
夷擊鼓而會戰川后鞭車而疾驅眇一葦之浮沒眩秋
毫之有無舟人大恐相顧無色先生投袂而起仰天而
歎曰吾與洮湖定交久矣而未嘗識此奇觀也子產曰
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見其心請改事湖庶幾歲晚
之斷金

惟安堂賦

宋 陳 造

子鮑子為己之學經世之資投刃成風儒先吏師作為
新堂歸防暮遲惟安是名命陳子賦之陳子曰世有至
愉佚在己而非物士有真富貴非金朱之謂蓋是心也
以道寧以物礪寧之存礪之喪孰能名仕版而志漁樵
之往還身官箴而思滄州之浩蕩等聲利於桁楊睨遽
廬於霸王悅然乎進為悠悠乎去歸羌卷舒之無心豈
出處之異岐繫鹿門之衰翁若方伯之予浼偕子耕而
妻耨寧燠寒而飽餒曰遺安之是計終長往而不悔彼

陶翁之不屈為無食而暫出賦歸來而投簪徑反關而容膝審吾身之易安顧何賴於紳笏惟子鮑子超然高驤仁宅之為居兮匪義塗吾無行玩名理以自怡兮謹邊幅而為防鼓吹乎諷吟介甲乎其溫良因時顯晦偕道翱翔遂初可尋鷗盟不寒固優追元亮之高躅懷寶不迷中外無擇又不屑龐翁之退藏雲脫岫以陰合水反壑而鏡清異屈子兮衆皆醉如徐公兮世無常夫何往而不安顧眷眷於斯堂惟歷聘而轍環曾仲尼之煖

席當去齊而濡滯孟子庶幾於齊國矧火暎之肆虐仰
嗣聖之旰食死徙蓋幾何人而焦勞冀乎生息行子學
以撫時吾固知可以寧奔迸而植僵踣俾橫目之同安
兮喜氣亦形於玉色是謂推己以及物心泰而罔拂與
夫蘄吾之安而土苴一世者於道孰為失得耶子鮑子
心融首肯乃言惟服

民事堂賦

有序

宋王十朋

堂名民事志天語也十朋備員越幕歲將暮顧惟不才

嗚然無補日以敗官曠職為憂所幸黃堂主人甚賢同僚皆士君子朝夕講論無非民事之要者因為之賦以志其一二云

繫越幕有下僚兮名所寓曰民事之堂誦天語之丁寧
兮銜聖恩而不敢忘啖民脂以飽妻子兮猶雀鼠之偷
太倉苟不民事之是思兮又將奚遑乎天殃嗟會稽之
大府兮罹薦歲之凶荒颶風作於孟秋兮雨浸淫而異
常天吳怒而江濤沸溢兮漂廬舍而壞隄防淩盛害而

歲大侵兮民餓踣而流亡射的黑而米斛千兮擷蓼花
以為糧痛瀕海之蚩蚩兮葬江魚之腹腸予嘗告其故
於前使君兮請敷奏於巖廊顧幕中平日之辨兮人迺
靳其為狂會尊伯之傳召兮達民瘼於九重予殆有類
於輦者兮亦何恨夫言之不庸洪惟當宁之至仁兮視
赤子其如傷蠲常賦而救天菑兮出內帑之所藏哀東
州之無告兮惠吾民以糞黃左公孝而右孟博兮相與
協贊其惟良先撫字而後催科兮正今日之所當寬公

私之債負兮以俟乎歲之豐穰省訟牒之煩苛兮抑蠹
政之豪彊節無用之浮費兮俾斯民之小康茲政事之
所急兮敢不忠告乎黃堂至若鑑湖利及九千頃兮日
侵削而就荒歲和買無慮十萬緡兮曾無一錢之償椎
酤之利半奪於有力兮財賦寔以荒涼兼并之弊熾於
大族兮編氓餒於糟糠茲又越中之巨害兮姑略言其
大綱若夫民事之在天下兮固不足以知其詳有一言
以盡之乎曰生之而不傷擇守令兮去姦賊慎勿擾兮

如牧羊茲畎畝之惓惓兮願入告於天王

清清堂賦

宋王休

清清堂清清然人蹤兮市井風景兮林泉空庭弗養鶴
翩翩好鳥飛山前靚几弗張琴雍雍雅調來湖邊山隴
勾連兮明秀湖波停蓄兮清漣白露乘風兮墮茵蓆青
蘿懸樹兮牽茶煙公門沉沉兮晝靜里閑熙熙兮春妍
客至兮嘉話客去兮陳編清清堂清甚矣玉壺冰金井
水冰無渣水無滓堂上之人當若此堂下之人見底裏

古稱慈令張清清今日堂名良有以我來弔古天茫茫
一曲清歌白鷗起朝望清清而行暮望清清而止吟耳
嘗聽松竹聲幽襟不著塵埃氣道義苟非彼千駟兮焉
視苞苴永絕於四知兮何畏仰希孤竹之風俯嘗冰蘖
之味祇恐清太過而罔中不以人弗知而自棄嗟夫山
川不改棟宇常更品類不一好尚殊情匪人則然物亦
有徵鳳皇非竹實不食鷓鴣見腐鼠而爭秋蟬吸林杪
之露蒼蠅集砧兒之腥欲知清濁兩途之肯綮實分乎

公私一念之初萌嗚呼日月皎皎兮今古悠悠誰為清流兮誰為濁流公評在人兮何恩何讐濁流貽斯堂之羞兮清流垂斯堂之休

賓月堂賦

宋 林景熙

南鴈蕩葉君堂於山之陽野簌盈俎春醪在觴索居無朋欲飲誰相俄有客自天東駕五雲而來水佩金裳冰姿玉質初流光於簷楹忽散彩於庭闕不由介擯竟造几席主人見而異之曰噫嘻此佳賓也揖與同坐清寒

襲肌於是撤觴與俎挹沆瀣以為醴攜斗柄而酌之匪
曳裾而投轄意炯炯以相依主人謂賓曰古稱孟嘗三
千珠履勢交何常合散如市生死翟門喜怒廉里太行
之山濫瀕之水陶潛所以息交劉峻因而埽軌乃若高
照萬古渺視九寰不翻覆於雲雨豈遷變於燠寒對之
可以增雙眸之碧即之可以洞寸心之丹若子者予所
樂賓恨相見之晚也賓冉冉促膝若復於主曰當今非
但主擇賓賓亦擇主尼父所至不主衛疽宗元亦客辱

於王伍開閣漫爾入幕何為黃金之臺徒觀美五花之
館空遺嗤自開闢以至於今閱人多矣知愚好醜惇澆
臧繆伏意度情靡有遺照乃若持玉斧兮挾河漢以為
文斫丹桂兮梯層飈而絕塵斯靈府中自具廣寒清虛
也而不然者豈予所屑賓峨睂秋影昔白之賓今賓子
乎南樓夜色昔亮之賓今賓子乎主人聞賓言再拜謝
顧影復自笑曰嘗聞天地間萬物之逆旅往過來續寓
形幾何吾方擾擾焉身自為賓又安能賓夫賓也雖然

是當有耿耿者留天地間萬古惟道不朽天所以高地
所以厚象緯所以著明誰實主之夫豈以有限之形而
欲結無窮之交哉言未既天雞呶呶斗轉河低賓不答
去亦不辭第見斜光回薄林鳥驚棲主人舉手招賓賓
已在西山之西

椿堂賦

元 袁 桷

昔嘗疑夫漆園之叟學幻而逃虛詢蟲魚之疏考風土
之書莫之敢圖余游上京有客北窮夫金山西歷夫賀

蘭南踰雕題東超三韓輾然而言茫茫禹跡子所履者
誠然乎冬裘夏葛寒暑之運環也今也日臨中街霜飛
冰靈毳集於踵貂挾於懷戴斗接浙承露凝栢子安覩
而靡猜駭聞忽見知奚窮乎齊諧吾先枚夫九州者而
言之屢熟之稻南州是專十丈之蓮華峰所傳枯化石
以錫貢樟生庭而為州梅梁分以鎮妖牂牁肇乎維舟
杞犬吠而質變復人形以劑投華平維常瑞於皇圖冀
莢屈軼盛於堯世木沉產子以成國樹古眩精而為魅

松分秦王之封柏擅蜀相之祠若是則復何疑焉在昔
大帝窮源崑崙見北溟之鵬視之若雪即之如雲得其
遺羽丈尋不能以論是齊物者非寓言也邪維老彭之
遺裔握六氣以自馴肇茲齋居其名為椿二儀綢繆周
流無垠則以自儀道合至淳吸兮若韞旋兮若輪肅兮
似秋熙兮如春行乎六合而不躡則所謂八千者吾猶
以為歲年之粳米也客揖而去遂為之賦

喜友堂賦

元
戴表元

梅林先生家於海隅柔兆之歲失其先廬先生攜孥東西竄奔三歲而歸蒿蓬沒垣有季纍纍亦倦於行顧瞻嗟傷潛然不寧嘻彼行旅道途之人望屋而館心援色親烏巢於林獸穴於麓日暮相求各以其族先君之息惟季與余出此萬死乃不共居是曾行路之人與二物之不如也爰議築室龜食其舊除荒䟽穢以戶以牖先生左處其季在右雍雍于于子姓先後徵嘉名於陶詩命是堂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

歎揚襟振弁粲齒舒顏曰子所謂喜吾能言之凡人喜
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
又有人焉緣物而喜夸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
者喜賄今先生羈旅之餘藜藿之伍行無軒車居無妾
圉退無貨財進無官府於彼所喜既棄不取脫鬼為人
化墟作家驚還痛定未遑其他恂恂骨肉感歎咨嗟遂
團圞於一室浩慰喜而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哉且
子不聞之乎有庠放象舜寔為兄周公管蔡不免相兵

兄弟之間聖賢所難下至漢文淮南斗粟魏邨急語唐
宮飛鏃貴極萬乘富兼九州豈曰無家兄弟為讐先生
之居雖陋不完我行其庭爾麓爾墳先生之身雖窮不
偶我覲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饗併餐衣不待華
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屨坐諷聯席昔
也斯墟風棲霧泊今也斯堂嘯歌燕樂昔也斯墟螢飛
磷走今也斯堂圖畫俎豆且先生自以無願於人而道
伸於閨門自以無用於世而政行於丘園三畝之宅十

畝之原弟耨於後兄耕於前既孝既友從容笑言醢此醇醴盎如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誰無兄弟是先生之喜不私諸己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胥為孝友之里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衆客酹酒先生起舞而酌其季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更醉衆客欲行先生又起而酌客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耕寬堂賦

元戴表元

孫常州既納印而歸築室於四明山之陽命之曰耕寬
其說曰吾畸於人而完於天介於世而通於獨與其盤
旋蹙縮於勢祿之途數驚而多恧寧自放於耕無適而
不足焉且夫攣腰展髀野慢以為禮吾得以寬吾四體
行歌散矚多取而無辱吾得以寬吾耳目作止信期肌
飽係時而不自為吾得以寬吾心思豈與夫搖脣觸罟
動足蹈機駕載疾之車擁鼓謗之旂憧憧然猶疾馳而
不止者比邪客戴某聞而歎曰先生寓言哉今夫千金

之子居與人羣有微稼於器而菽粟不分水耕露斲水種火耘彼服田者或愁乎勤嘻乎先生亦既裂千里土而君之何用躬耕畎畝真若野人之云哉乃其風指則走竊聞之走與先生皆越產也而嘗官於吳楚繇所既知而不知者可以類舉彭蠡之瀦震澤之區田其濱者饒於壤而蔬農其上者暇於力而漁故其君子儼儼舒舒小人則雍雍于于茲非以寬歟越農則不然穴野而渠糞山而畬弓培寸墾歲無贏儲蓋用寬者不勞而嘗

給處狹者愈急而無餘今先生封疆道德畦畛禮義播
治羣籍壅崇列藝豈弟聞望以為嘉穀優游篤老以為
樂歲方欲發廩廡洽春秋邇無鄰之不恤遠無乏之不
周耆年勝客以燕以游乃操南風乃歌白駒文孫愿息
前揆後扶嚴良日進迎貓虎也雅素時飭尊田祖也清
傷和之水旱遠敗類之雀鼠若然者梁盛焉而神莫予
吐蓋藏焉而寇莫予侮不競不窶不莠厥土亦不穢予
宇藩墉牖戶以保百世之風雨抑走又聞之能勞者不

居善施者如忘故自古仁賢之居位其為政也往往可
以馴盜賊驅螟蝗必不得已窮居而野處猶能使貪夫
吝客媿恥於其鄉嘻乎先生逍遙斯堂想見鄰曲聞風
而遜畔交遊薰德而稱良人懷闕里之訓家哦召南之
章然後道路歌惠膏祗降康門比申呂同大壽等松喬
並長回視世俗區區祝豚蹄之多獲夸鼠壤之餘糧何
翅乎滄海一粟太山毫芒哉於時農祥麗天東作胥動
先生方清齋啓關徐行屏從有持善言順風三誦先生

聽之忻然以為賢於張老之頌

黃山堂賦

元陳櫟

維大好之山水昔專美於新安大好中之尤者孰有大
於黃山峙古歛之西北高夏日而摩天四千仞之蒼翠
三十六之峰巒上峻極之絕顛下無底之深潭既白懸
於布水亦紅溢於砂泉信山靈之都會嘗此煉乎神丹
峰標名之各異事稽跡而猶存曰容成與浮丘更昭揭
夫軒轅奇名六六之內此鼎立而為三黃帝二仙以嘗

游宜姓山以黃而永傳欲識山之真面目奚必親履夫
巉巖凡宦游於此邦惟間眺而遐觀擇郡治之勝地構
高堂之數間納遠翠於軒楹數天際之煙鬟凭闌干而
俛仰若再生於雲端自清濁之既判何山不屹於人寰
孰以此山當三皇之世來神聖之躋攀繇皇而帝與王
霸孰能迴世運之濤瀾睠新安之古郡欲醇古而弗諠
鮮噉訟之珥筆多爰業其儒冠以靜重而涖之將卧治
兮非難惟字民之良牧又觀風之大賢登斯堂而送目

見太古之山如見太古之人焉彼蓋公之明黃老猶避
堂見舍於曹參何如黃山之在望常若挹黃帝與羣仙
法黃山之作鎮仁心靜而常淳涵法黃山之興雲仁覃
霈而蘇惇鰥儼儀刑之靜對送萬古以無言存古意於
胸中心見山而常安噫嘻降古而今時固為之返今而
古理所固然嘗望黃山而無愧於黃帝坐見太古淳風
之挽還

玉山草堂賦

元趙麟

東河之邦崑山之陽有碩其人於焉徜徉夫以青雲卓
絕之姿綠野飄飄之趣芥千金於外心韞尺璧而自固
脫屣塵鞅游情遽古於是即飛甍煥彩之隅得靈嶽儲
精之所既戒盈而崇儉果宅幽而勢阻木無雕幾文弗
被土構堂維仞葺草彌宇蓋將追草玄於西蜀軼浣花
於南杜者也觀其盤桓縈延陲鬱發宣審端卜地協吉
叶天翦弗納於危棟材奚擇於修椽拔南荆之茹於以
儼善類之彙進刈西疇之桔於以知稼穡之艱難樸素

渾厚次第聯駢視萬寶之燧若異一區之藜燃煌煌乎
禪襲襲衣而尚文錦蕭蕭乎八音盈耳而調朱絃其外
則重扉洞開楔臬旁通吐納赤黃掩映蒼紅其內則棼
棼文質䟽戶玲瓏坐必虛左席必設重其前則晴嵐蒼
蒼煙骨童童藍田日暖玄圃春融拂衣之濕翠霏霧栖
簷之暮靄蓂蘿又有清流映帶晴波湛空滅滅淵淵汨
汨溶溶黃簾蕩而金烏曉浴碧礎潤而潮海夜通乃有
瑤草綠縹綺樹瓊葩芳椒杜若紫葍菱荷盤松踞石孫

竹穿沙水仙舞霓裳於翠幄菊婢羅絳幘於綠霞芙蓉
倚西風而泣露珊瑚出東海而吐華崇蘭盈砌緬江左
風流之日寒梅繞屋即西湖處士之家其中則羣石效
奇層巒疊穎引泉汲古靈液心冷玩好時出有列差等
商尊周彝秦鐘漢鼎雖遠跡於侈靡實夸奇於博敏玉
堂金馬彼軒冕以何為流水桃花豈武陵之路永又有
牙籤玉軸左圖右書峨弁垂紳前踰後趨語必無懷歌
必康衢一詠一觴談辨喧呼曾襟星斗咳唾明珠鼓焦

尾而悲別鶴披芸香而落蠹魚於是尚陶匏徹甃醴
酒設珍饌俱方圖一局決勝成圍左右八籌更拾投壺
節以薛人之鼓浮以太白之觚賓醉踟躕主笑胡蘆方
且進海錯茹山蔬摘芳卉咀莖菰翫弄大塊睥睨庸奴
閣春秋於朝夕寄雲月於江湖醒則橘斗夢則華胥其
視墮珥遺簪之樂孰若傲物忘世之娛此草堂之佳絕
蓋希世之莫如直南華老仙之曠達又豈碧山學士所
可比侔也哉賦未已客有進者曰子徒知倚撫於草堂

之麗而不知鈎摘於玉山之名者也今主人之結草成
廬卜山為鄰也上非求捷徑於終南下非探至寶於崑
岡固將韞美深藏種學韜光文采內克聞譽外彰猶玉
之在山而澤潤羣芳者乎溫醇堅樸縝密和樂示人弗
銜守已強確猶玉之在璞而不事雕琢者乎瑩絕無瑕
清越有聲器成韜櫝價重連城猶萬鎰雖貴必有恃於
玉人者乎是則草堂之勝固擅乎玉山之清而玉山之
名又繫乎草堂之英也予其知乎哉賦者曰唯唯於是

園松葉之餘煙濡管茆之墜露挹玉山之清輝寫草堂而為賦

三友堂賦

有序

元 汪克寬

余友張文玉鄉先輩明善先生四世孫也伯仲三人刻苦自樹不墜先業構堂植松竹梅扁曰三友其兄介玉愛松弟仲玉愛竹皆以儒術就吏祿而文玉癖於詩以梅自娛訓導鄉校有年矣郡太守嘗辟為司會不就士輩咸異之暇日與登斯堂徵余為之賦

承先祖之嘉惠宅雉堞之東隅構欄檻之閑曠列軒檻
之敞虛植松梅與茂竹象棣樓之鼎居儷清賞之朋從
篤高誼之友于時三會而笑傲矧又樂夫潘輿繫屬操
之不易歷歲晏而與俱彼美大夫蒼髯倒植走虬龍而
偃蓋披介鱗而櫛比身昂藏而逾秀節磔砢而多異撼
半空之靈籟挺萬古之蔥翠滴琥珀而下藏蔓蔦蘿而
旁施聳冠劍之交橫若大臣之廷議暫棖桷於琴堂茲
繩墨之小試苟匠石之一顧作棟梁之偉器粵有魁仙

澹然幽姿列崢嶸之高柯敷的皪之芳蕤欺冰雪以逞
媚聚珠玉之生輝稟造化之貞潔發英華之瑰奇占羣
芳之上流遠桃李之棲遲備太極之至理表隱士之範
儀月踈影而錯落風清臭而芳菲雖韜采乎丘園猶映
照於潢池待青子之有仁調鼎鼐於明時懿哉此君猗
猗叢碧心洞然而中虛幹修然而外直卸爛斑之錦褐
峙琅玕之綠戟森意氣之嚴毅覆濃蔭而靜寂來清飈
之故人祛大暑而辟易姑備用於簡牘畫刀筆於篆刻

行登進於玉堂俾編修於史策若乃風霜高潔陰谷嚴
凝柔花萎蘭茂草摧零慨芳華之冥冥驚肅氣之稜稜
唯三世之榮茂特強項而守貞稟後凋之健德歆末景
之三盟宜高人之景行爰尚友而怡情於是萬寶告成
三餘多暇折含黃之滿筐泛新綠之盈罍偉昆季之檀
欒胥燕坐乎堂下媚萱草而介壽祝喬松之純嘏春一
枝兮班班日三竿兮灑灑締久交於無射樂天倫之間
雅嗤市道之澆漓或朝逢而夕舍眎同氣如仇讐剖連

枝於中野始強笑而追逐倏擠石而擲瓦睹清河之高
風盍顏慙而面赭乃從而歌曰蒼松鬱鬱交繁陰兮義
竹叢生如相親兮中有橫斜漏先春兮凌寒參立儼幽
人兮志士取友惇天倫兮紅紫焚焚特徵塵兮又歌曰
高堂輪奐屹華構兮雁序誥誥三益友兮歲晏怡愉驩
永久兮齊奏慈君介眉壽兮節誼堅貞世鮮有兮抽思
作賦貽不朽兮

碧瀾堂賦

元陳時中

滴天目之華滋液蒼弁之雲英漱金井之春漿消浮玉
之寒水泛茗花而東走濫餘英以北征倒何道兮翠管
浸茗城兮玉繩此玉湖之碧瀾所以映天地而澄清也
若其玉宇無塵金飈不驚湛湛兮皺紋機之縠漪漪兮
施水蘭之繒躍錦鱗兮琉璃之影點雪鷺兮雲母之屏
蕩流萍以分綠疏文藻以涵青挹荷香兮爽氣橫林靄
以輕氛乍疑太液之雨霽又疑積翠之春生妙徐凝之
筆不足以圖其彷彿琢謝公之句未足以狀其儀形乃

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削清風以為梁研明月以為柱
架白雲以為甍䟽輕煙以為栢審碧瀾之曲面滄浪之
勢作堂洲渚之間兼美山川之會魚鱗搖碧瓦之參差
鼇首戴蓬壺之屬屬佳氣晨夕乎軒墀波光左右乎窓
戶恍若身在乎水晶之宮又若神游乎清都之府是乃
心怡目暢神清氣舒宵吞雲夢量吸五湖躡崑探壁倒
海搜珠談霏雨露筆吐虹霓蘸碧瀾而灑墨漱芳潤而
研辭晨寫珠璣之萬斛夕哦瓊瑰之八廚使清聲流碧

濶而無盡直欲浸淫乎八區賦未已客或難之曰子知
碧濶之為堂亦知堂之所以為濶乎是濶也汲石鼎以
烹茶則泉潔而茶香注銀甕而釀酒則泉香而酒冽酌
子由之瓢則清可以儆夷齊敞隱之之甯則廉可以戒
饕餮取之而無禁用之而不竭此造化之甘腴匪生民
之膏血夫何人去兮堂蕪雲消兮兩歇徒見黃流之混
混濁浪之疊疊敗荷衰柳之交加封豕長蛇之雜沓安
得起東坡於九泉之下重舉杯而問明月

不礙雲山堂賦

有序

元任士林

他日太學陳博士為余言大夫陳次賈之賢會其子自錄教事於鄞及交之嘗曰不礙雲山堂先人南墅翁之所築也今更深密存先扁大懼先志之不白子其賦之其詞曰

紛吾車而夙駕渺九軌其何之歲冉冉而不留况秋露之夕滋弭節蒼梧之野醜酒峴山之碑羌往迹之莫余追也靈龜許余以改行江妃要我以既渡濯予舟而五

覆駕陽侯之初怒洄不可以徑邇也於是晞雷峰瞰石
唐嶺跨五花巖踞羣羊心夢夢其如醒散清飈於流矚
訊厥考之初構市紛來而擊轂神默默以昇予閱歲年
而抱獨爾則雞犬桃源父老秦服石屋無扉陰雲覆足
朝雪溪兮濯襟夕晞髮兮溪之浴抽玄鑰兮參同餐神
氣兮丹林囿羣山兮雙門悵白雲兮南墅傲萬物之虛
舟獨翱翔乎天府嗟夫雲山之奇造物所吝訪雷澤之
平蕪恫專車之後覲弔衣冠於江左之年問風流於王

謝之舊想其尺煙寸雲貿貿然紅裯蠟屐之所到人不
得擅而有也雖欲分樵斧之夕陽占漁榔之明月慮有
德色矣斷林火青頽垣雨黑睇猿鶴其何人載英風於
上國爾乃意行莊舄之吟足重下車之揖心舒體怵目
靜神逸向之幽姿絕觀屈辱於牙籌金埒之家者得不
獻笑而迎排青而立也於是撫其圖而為之詞曰山之
南兮有堂漱丹井兮伯陽菊之潭兮可觴溪之雪兮可
湘是為羣山之囿兮以翔弔先友兮落星食舊德兮炊

香豈為其兮田荒筆耒兮兒僵歲將莫兮無梁豈無人
兮康莊

三節堂賦

元危素

稽受氏於高堂兮奠楔輦之攸居際神元之興運兮肆
強暴而攘除偉令子之倣儻兮從世皇以平吳匪徒戮
力於戰陳兮陳征討之訐謨信直道以迓時兮轉漕輓
於番禺屬羣盜之交熾兮集草間而嘯呼阨險隘以弄
兵兮值陸梁之兇渠矢赤心而奮鬪兮凜英烈而莫渝

俄勢窮以被執兮必臨難而捐軀慘海霧之陰翳兮詔
山鬼而乘狐嗟良配之嫠居兮歷三紀而有餘撫青鏡
以含悲兮收涕泗於衣裾哀孤惻於幼稚兮念生我之
勞劬閔無父之何怙兮賴慈母之攜扶嬰疾疢以莫瘳
兮吾豈愛於肌膚封股肉以和藥兮欣沉痾之獲蘇世
驚歎乎忠義兮作人紀之良模表三節以詠歌兮峙堂
構於東湖保遺器以櫝藏兮矧緹襲乎詩書惟延祐之
后皇兮思蒐羅於文儒爰趾美於高科兮羌簪笏之滿

家振羽翰於天朝兮流四海之名譽匪顯榮之足夸兮
拯黎庶於泥塗雖余文之骫骳兮揭潛德以張鋪信夫
道之孔昭兮式原本於厥初

東山草堂賦

明 李東陽

東山居士行自京師將歸於故園涉泱泱經巘岵瓦
礫芟蕭管葺草堂之舊構啓衡門之幽關於時洞庭無
波萬里一碧飛鴻倒影下映千尺長林落木響應川谷
高山大壑俯仰寥廓嗟吾生之歸來寄一感於今昨乃

進子姓而告之曰吾今而得返於斯也蓋方舉甲第登
郎曹北窮幽薊之墟南盡楚粵之郊畫省凝目蘭臺麗
霄高居迴瞰遠絕塵囂而或江颿夜發星軺晨驚水宿
風餐冰行雪度呀豺虎之噬人莽荆榛之窘步驚突黔
之靡定寧足眠而不顧念王事之鞅掌憂歲華之遲暮
看顰為之莫展領髮為之垂素幸吾堂之尚存恍風景
兮如故孰謂三紀之餘數千里之外望斯堂而歸歟且
堂之始作也吾祖遺其模吾父締其規模據雲夢之名勝

攬荆衡之幽奇人與地而俱靈事隨年而屢移吾嘗植
松為林種竹成嶼旁引煙霞上蔽風雨傷俗駕之猶滯
慨山靈之無主覽物象於羣動悲乾坤於一旅時偶得
兮暫息聊斯堂兮容與欣壯稚之相從若有感乎斯語
於是散髮曳杖載遊載歌朝出暮還左挈右摩天壤之
間此樂孰多人生適意焉卹其他客有過者見而問之
曰子非治河之中丞乎非行邊之貳卿乎胡不軒蓋是
擁而布韋是嬰也居士不對客亦就退如有歌聲出於

戶外者其辭曰吾山兮在東吾堂兮在中吾不歸兮將
安從又曰少而行兮老則歸脫繡服兮被荷衣今吾故
吾兮何是非人不吾識兮天吾知聲未竟客行已遠不
能悉聽也賦而識之以告知者

後東山草堂賦

明 李東陽

東山居士再自京師而歸也乾清坤夷風恬日熙山將
水迎猿欣鶴嬉感萬類之咸遂嗟行樂之及時卸驚颺
於陸海解故繫於天羈爾其雨過湖平涼生秋杪心送

馳波皆決飛鳥稅駕乎九達之衢振衣乎千仞之表倏
雲開而霧散豁塵夢之初曉覽宇宙之無窮逮吾生之
未老非遊跡以遺世聊閉關而却埽客有剝啄之聲徹
於戶內者居士曰子其誰哉客曰曩昔之歲過門而問
聞歌而去者也乃與之坐而語曰子之不相見者九年
於是矣茲之惠然過我其有謂也耶客曰昔子之來之
韋裳布裘以木石為羣與漁樵者遊爾往我還爾歌我
酬自君之出矣衣錦食肉駟馬高蓋朱丹其轂奔走屬

吏控制藩服絕我跡於雲泥貴爾音於金玉幸逸足之
可攀庶前盟之有續云爾居士曰噫噓噓是誠何心哉
當夫事劇嶺海志移山林觸炎埃之勃鬱歷遠道之崎
嶇身有所不敢潔口有所不得瘖詔使沓至天威載臨
奮疲庸於鞭策起廢疾於呻吟固欲趣嚴裝以赴召向
國門而挂簪及乎預運帷之密命承側席之虛襟責負
山重恩同海深思趙宣之假寐惜陶侃之分陰已而抱
號弓之往恨聽擊壤之新音閱寒暄之代謝懷止足之

規箴懼血氣之既衰為富貴之所淫諒今之不能為昔
猶昔之不得為今也客憮然久之曰吾儕細人朝饔夕
殮觀山而不窮其巔望海而不極其源以皦皦為能以
孑孑為難寧獨知大羹不調大玉不琢招之而莫致其
來撓之而不見其濁此賢者之不可測也信斯言之則
然遂為之歌曰楚之水兮荆山望佳人兮不還翩然兮
歸來躡岵薨兮弄潺湲彼世間兮何物吾之樂兮吾天
又歌曰桂棟兮蘭房君歸來兮此堂山可履兮水可航

彼胡為兮天一方歸來歸來兮樂不可以極願從子兮
徜徉居士莞爾而笑曰今日何日故吾今吾出我處我
天乎人乎呼我者應以為馬愛人者必及其烏疑我何
深見我何粗獨斯堂之在山終不改於厥初不與世而
推遷不隨時而毀譽匪是物之有恒吾何恃而歸歟於
是舉酒屬客客亦大噱嶽雲漸開江月將落逍遙象外
俯仰磅礴居士達觀靜慧蓋將後天下而樂也

明山草堂賦

明何景明

猗斯堂之偉構莫草華之名區明山萃其巖巖下俯曠
而馮虛攬七澤之斥漠貫九江之縈紆伊主人兮碩輔
躋司農之要衢緬山扃以遐矚嗟信美而弗居於是委
綬投圭輕舉長駕興懷秋風謝榮朝露悟止足之幾達
辱殆之故詎吾鴈之可迴幸山靈之莫予杜顧堂址之
尚存循蘭徑而已漸除有莫草丘有蔓葭被薜荔於衡
門繚辛夷於重簷悵塵營之見勒俾芳歲之屢淹鳥戢
翼以林棲魚適性以淵潛撫幽關以偃仰聊樂予之所

恬矢壑巘以畢志與軒冕而長辭彼戚戚之富貴從世
後於何時聊考槃以詠歌分寡處而不疑歌曰漢之南
兮湘之曲山有楓兮江有竹構蓀楣兮葺荷屋息茂樹
兮臨崇阿肆游衍兮遑有他嗟哉駟馬兮憂患孔多

種德堂賦

有序

明倪謙

吏部考功郎中永豐彭先生嘗出其曾祖雪崖先生種
德堂卷示謙知雪崖系出宋御史中丞公之後以醫活
人子及孫世其業至先生昆季發身科第列職中外先

生冢嗣公鼎貳縣東莞羣從盛而且賢君子謂為種德之報也縉紳大夫著為文辭述之備矣先生不以謙為不敏特命賦之不敢以蕪陋辭謹製斯賦以復賦曰

永豐之邑潭西之濱有隱君子雪崖先生之居為宋御史中丞九世之孫抱遺經而不售外聲利如浮雲廣善藥之貯儲濟斯民之邁瘠有翼其堂扁曰種德方寸之地是為阡陌俾縣縣之若根見芄芃其允植收所獲於百年譬有秋於力穡者也爾其載芟載柞固為善畊使

無良疇厥功曷成或耘或耔固為善藝使無嘉種厥生
曷冀必大田之既戒復鉉基之待時始東作而可興耄
耒耜其能施然而或水旱之相仍或螟螣之蕃滋孤終
歲之勤動乃求鋪而得飢孰若此德根於性天匪有假
於外求第反躬而自全苟栽培之日厚藹生意之勃然
顧後艱以無虞恒豐腴而有年想其蒔之以仁播之以
義易以禮樂墜以孝弟振聲華以若苗懷忠信其如穗
以謙遜為溝洫來淵泉之善類以明決為耨鋤去稂莠

之私偽豈助長以戕生惟直養於浩氣亶心逸而日休
順所天而無媿誓秉志以終身諒食報於來世猗歟先
生古賢為儔靈續續以上征澤津津而下流有孝子而
不匱更孫枝之好修擅家學以專門克紹述於箕裘逮
曾玄而益大信復始於公侯彼曾者何合浦雙珠伯天
曹以考功仲王門而曳裾擢科第以聯芳敷中外之美
譽彼玄者何藍田羣玉長佐邑以哦松季待價而韞匱
皆懷瑾以抱瑜方以似而以續繫此德以既菑嘉肯播

以相承叩天道其不爽宜後葉之迭興昔三槐之陰連
與五桂之芳騰由本固而末茂寔異代以同徵爰引長
而弗替將蔓延而曷勝挹前哲之高風悵九京其莫作
緬遺範之可師允有開於後覺胡愚黔之蚩蚩致牛山
之濯濯既蕪穢以就荒抑何望於能獲念揄揚於世美
託文辭而永垂紛篇章以有述粲璣璫之陸離舉陶旌
之竄在敢廁陳於鼎彝摘毫端之覩縷寄仰止之遐思

冰崖草堂賦

明 歸有光

倚玉山之孤峙兮前婁水之迂縈占塏爽於邑中兮雄
面勢於山陽有默齋之主人兮構氷崖之草堂既命名
之特異兮訊斯義其誰當惟茲山之秀麗兮日悠然其
可望覽雲物之生態兮忽朝暮之無常奚所夏暑冬寒
兮歷四時而凝霜知主人之遠志兮托幽遐以自將少
負奇以抗節兮抱終天於蠻荒泣蒼梧之不返兮踰五
嶺以徬徨卒煢煢以自遂兮廓天路之翱翔執法度以
匡主兮志不毀乎直方逌鈇鉞之嚴誅兮即遠竄乎夜

郎旋蒙恩以內徙兮賴天王之聖明秉外臺之憲節兮
赫金紫之輝煌一朝去此而不顧兮飄然來即乎故鄉
嗟夫食肉之多鄙兮人皆以衣錦為榮終紛競以火馳
今日炎炎其無央似夸父之逐日兮孰知暍而慕夫清
涼吾覽斯堂之名兮灑然如御夫北風之颭追范蠡於
五湖兮見伯夷於首陽佩明月之寶璐兮然猶思乎褐
裳厭鼎臠之盈望兮志不去乎糟糠開北牖以仰視兮
丹崖翠壁凜然冰壑之英恍乎雪山之陽兮冽冽乎冬

氣之長朝受命而夕飲冰兮吾嘗聞此語於蒙莊嘉君子之德音兮誌志節之彌強爰作賦以頌禱兮祈壽考之無疆

蘿補堂賦

有序

明許相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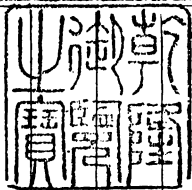
蘿補堂者從吾董翁所自名其居也祈余賦之詞曰
矗談嶺之亢峙渺瞰湖之澄涵孤城值其秀爽而隱居
卜於其間菅茅上覆泥堵周環恒雨暘之淋炙缺苦蓋
於東南主人仰屋太息曰狡兔三窟鵲鵲一枝咸克禦

外侮而圖寧居矧吾將幹前盤燕後昆顧無所庇吾廬
乎爰躊躇其構思又盤礴其殫慮衷若天啓謀與神會
繫樛木之長蘿方下縈而上延彼徒贅於有餘我則病
夫不完爾乃解自樹杪援之簷端補此罅隙紆彼糾纏
意祖少陵之詠巧奪皇媧之權老榦繫諸撓棟密蔓勻
於踈椽柔枝盤旋以重復修條縷絡而黃緣初蕭森兮
以扶踈久蒙密兮陰沉旁翳蒼兮紛敷上盤紆兮擁闕
遠睇兮矯龍首而騫鳳翼迫視兮儼黃琮之間蒼玉春

薦芳蕊可方杞菊夏布清陰弗讓修竹冬雪積而玉蛟
結蟠秋風振而冰絃斷續晨則雲表之露下零宵而書
檠之燄上燭殆造化有意毓茲堂之秀滌世氛之俗者
也客有造堂下而進說曰上棟下宇中古盛制子獨矯
情因陋仍廢夫瑣瑣數椽革而創之曾不費子下箸之
需潤筆之賄也主人輒然而笑適然而興顧謂客曰昔
嘗議斯役矣圖厥新恐彰先陋而競俗侈葺以故懼蹈
前愆而貽後累又嘗博觀今昔之變矣眈眈巨厦巍巍

崇宮拔地千尺在天半空計其壯麗悠永將與金石者
同亡何勢窮理復化為塵蒙而已矣而此堂特借蘿以
補茅任造化之經營役陰陽以雕刻潛德培其本餘澤
潤其標吾聚族處於中也寒露不吾淒赫日不吾驕雷
電不吾震撼風雨不吾飄飄容與委蛇其樂陶陶矧其
易故增新我財不靡巧構密架人力不勞惟厯歲之愈
久則維持之益牢蓋造物者輟其功而斯堂方就圯也
而子得無以吾論為過高乎方將結陋巷為芳鄰追巢

居於上古味道德之腴狎詩酒之侶標俗子而出諸戶
高卧闊視藐富兒之土木齷齪鼠壤蟻垤無足數也言
未既客笑曰命之矣逡巡而退



御定歷代賦彙卷七十八